

淄博市
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

淄博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印

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

(一) 前言：淄博市的地理特征

- 一、地形与河流
- 二、天然资源
- 三、交通开发
- 四、行政区划

(二) 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

一、临淄与辛店

- 1、姜齐封国和临淄建都的历史背景
- 2、临淄城址的选择和城市建设
- 3、临淄的兴衰
- 4、从临淄到辛店
- 5、辛店镇的兴起

二、淄川与博山

- 1、建置沿革
 - 2、鲁中山地通向北方平原的门户
 - 3、地方资源的开发
-

4、新工业的建立

三、周村

1、周村的前身——于陵

2、周村的兴起及其原因

3、周村的衰落和复兴

四、张店

1、张店的前身——昌国

2、从昌国到张店

3、张店：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

(三) 结语：坚持光荣的革命传统，创造更加光辉的未来

附图

图一、淄博市地形略图

图二、鲁中山地北麓古今东西大道变迁示意图

图三、临淄齐国故城

图四、淄博市古遗址分布略图

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

侯 仁 之

(一) 前言：淄博市的地理特征

一、地形与河流

淄博市五个区，面积共计二千九百一十四平方公里，正当鲁中山地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。南部博山区和中部淄川区的绝大部分，属于缓慢上升的山地丘陵。北部张店、临淄、周村三个区，除个别地段外，都是迟缓下降的山前平原，向北方逐渐倾斜。只是淄川城附近，是东西两面有丘陵夹峙的低陷地带，状如楔形，南端向博山城郊逐渐收缩，北部则迅速开展，没入张店周村间的山前平原。这个楔形低地，恰好位于全市的中央，称做淄博盆地。

纵贯全市的河流有两条。一条是发源于博山山地的孝妇河，自南而北正好穿过淄博盆地，下游注入小清河。它有两条主要支流，即蟠阳河与范阳河，分别从盆地的东西两侧来汇。另一条是有名的淄河，发源于市区南端鲁山的北麓，流向东北，然后傍市区东界，同样北注小清河。它的上游流经

岩溶发育的地区，常有漏水现象，所以自古以来就有“淄河十八漏”的说法。

在市区北部淄河与孝妇河之间的平原地带，还有几条小河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临淄区的乌河。乌河上源汇集了辛店与金岭镇之间的平地泉流，下游也注入小清河。（见图一）

本市大小河流的水文状况，明显地反映了这一地区降雨的特点。市区的平均年雨量，在南部山地、淄河上游一带为七百五十毫米，向北递减，到北部平原逐渐从六百五十毫米降低至六百毫米。但是年雨量变率很大，多雨年的雨量一般多为少雨年的二至三倍。降雨又多集中在夏季，特别是七、八两个月雨水最多，约占全年雨量的一半。因此各河流量的季节变化很大。淄河与孝妇河都是雨季流量猛增，枯水季节又常出现断流现象。①在历史上两河都没有航行之利，反而常闹水灾。解放以来在各河上游兴修水库。对蓄水灌溉十分有利，也避免了下游泛滥成灾、危及沿河城镇。

二、天然资源

淄博盆地周围的丘陵和山地，灰岩分布广泛，岩溶地貌发育，是一个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，地下水的补给，全靠大气降水，储量比较丰富。地下水总的运动方向，也是从东西南三面的丘陵山地，向淄博盆地汇集，然后北泄。

盆地以内和北部山前平原的大部，主要都是黄土和冲积土，宜于农作。更重要的是盆地及附近山区，矿产资源丰富，煤、铁、铝矾土和重晶石等，储量大、分布广；制陶粘土更为普遍。此外还有氟石、硫化铁、铅、铜等。其中铁

矿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开采。煤炭的采掘和用于手工业生产，也有上千年的历史。至于蕴藏特别丰富的铝矾土、粘土等，更是长期以来淄博著名特产陶瓷的重要原料。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，虽然早有开采，但在反动统治的旧社会里既不能得到合理的采掘利用，更不可能为广大劳动人民造福。只有在解放后，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，这些得天独厚的宝藏，才真正成为人民手中的富源，为全市工矿业的新发展，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

三、交通开发

沿着鲁中山地的北麓，是一条东西交通的大道，它横越淄博盆地的北部边缘，并与纵贯北部平原和盆地中央的南北支路相正交。淄博市在交通上所占据的这种枢纽地位，正好以胶济铁路的干线及其向南接连博山、八陡和向北直达胜利油田东营的支线，明显地表示出来。张店是两者交轨之处，也是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。（见图二）

但是，铁路交通毕竟是近代的产物，远不足以说明历史发展的全貌。特别是横贯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大道，历史最为悠久，它和本地区开发的关系也最为密切。这条东西大道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和山东半岛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的大动脉，它最初的萌芽，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，也就是山东龙山文化繁荣的时代。这一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，最初发现于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（今属章丘县，原胶济铁路龙山站，今改称平陵）。因此被定名为龙山文化。它的主要特征是黑色陶器的大量烧制和使用，其中尤以胎壁极薄（仅

0.5—1毫米)黑光发亮的蛋壳黑陶最富特征。在制陶技术上普遍采用了快轮,这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显著标志。现在,在淄博市张店附近的冢子坡,临淄附近淄河东岸(后李官庄)和桐林以及周村以南的周村水库附近,都已发现龙山文化的遗址。其分布特点,都是在山麓地带,平原的边际,与龙山镇城子崖所在的位置,大体相似。

在山东,龙山文化又是从大汶口文化(因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)直接发展起来的。淄博市的临淄附近淄河东岸(宋家庄西、后李官庄西南和西北)②和张店附近的冢子坡石佛堂,③也同样有大汶口文化的遗存。(参看图四)

需要指出的是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,正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,也就是私有制开始出现和原始社会逐渐解体的时期,这是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结果,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。在这一过渡时期,出现了两个新的社会因素,第一,随着生产力的发展,出现了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独立手工业,交换活动大为发展;第二,随着个体家庭和私有财富的出现,家庭与家庭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活动也相应地发展起来。结果,日益扩大的交换活动,又促进了货币的产生。货币的出现,对氏族公社的解体,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。④到了龙山文化时代的末期,也就是大约四千年以前,这一解体的过程基本完结,从此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——奴隶社会。

龙山文化时代,农业已是主要的生产活动。原始的农村聚落,主要沿着鲁中山地的北麓,自西而东,分布在北部平原的边缘部分,因为这里是最宜于原始农业发展的地带,在

这里从事劳动的农民，披荆斩棘，芟除草莱，垦植谷物，繁养家畜，他们乃是这一地区拓荒的先趋。随着交换活动的发展，联络各居民点之间的道路也相应地发展起来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日后鲁中山地北麓东西大道最初的萌芽。

在东西大道开始形成之后，穿越鲁中山地的南北交通线才逐渐发展起来。在淄博市内，从张店向南，经淄博盆地，出青石关，直趋莱芜和泰安的山道，开辟在先；淄河河谷的南北通道，开辟较晚，直到最近辛(店)泰(安)铁路建成，这条交通线，才算最后打通。它在联系鲁中山地上的重要性，是十分明显的。

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大道，由于穿越山地的南北交通线的开发，也日益重要。

四、行政区划

从自然条件来看，淄博盆地及其周围地区，构成了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地理单元。但是，在过去，这一地区在行政管理上却被分割得支离破碎。例如现在淄博市的行政中心张店，原属桓台县（即清代新城县），周村原属长山县。临淄过去独立设县，但在行政隶属上与益都相近，而与本地区无关。只有盆地中心的淄川，自汉初设县以来，变动不大。至于博山设县，则远比淄川为晚，迟至清初，现在的博山区还分属于淄川、益都、莱芜诸县。有清一代，上述诸县又分别隶属于两个府：新城、长山、淄川三县属济南府，临淄、博山二县属青州府。在一个地理单元内，行政区划犬牙相错，是极不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的。解放以来经过几次调整，现在淄

博市的五个区，才终于合并为一个独立的地方行政单位，比较起来这是最合理的。

淄博市五个区的行政中心，即张店、淄川、博山、周村和辛店五个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，集中反映了淄博地区经济开发的过程。其中辛店镇是最新兴起的，但是它可以看做是“现代的临淄”，因为临淄区的行政中心，是最近才从临淄城迁到辛店的，而临淄故城作为周朝齐国的都城，又是本市最早兴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，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对于研究本地区的开发，关系极大，不容忽视。
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：“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。”“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，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。”对全国来说是如此，对一个地区、一个城市来说也是一样。为了研究淄博市的现状，并进而规划和建设它的未来，就有必要了解它的过去，为此而进行了有关本市几个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的初步探讨。现将探讨的结果，摘要综述如下。

附注

①淄博市城市建设局：《山东省淄博市水文地质资料汇编》，一九六七年六月。

②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俞伟超同志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、十二日、十三日实地勘查记录手稿。上述龙山文化遗址同。

③淄博市博物馆藏有马尚公社大寨大队石佛堂出土

的彩陶罐，属大汶口文化遗物。又冢子坡出土的黑陶罐，是龙山文化遗物。

④参考卫今：《试论我国最早的阶级分化——原始社会文物考古资料的一些分析》，见《红旗》，一九七六：七。

（二）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

一、临淄与辛店

1、姜齐封国和临淄建都的历史背景

在今天的淄博市内，直接从龙山文化遗址附近成长起来的第一个城市，就是临淄。

城市的出现，乃是奴隶社会发展的标志。

我国的奴隶社会始于传说中的夏朝，夏族的活动中心，在中原一带。继夏而起的是商朝。商族的势力兴起于东方，统治范围比起夏朝有了很大的扩展。传到纣王时，又为周族所灭。

周族发迹于渭水流域，早就和商族不断发生斗争。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，并未完全征服东方的商族。及成王即位，代行执政的周公旦第二次东征，消灭了商人的残余势力和本族内的叛乱分子，并进而征服了山东西境的奄（今曲阜一带）和北境的蒲姑（薄姑、亳姑，今临淄博兴一带），从而把周朝的统治，一直推向山东半岛。在这里它遇到了一个主要的敌对势力，就是半岛上最大的土著部落莱夷。

周朝的统治者为了缓和内部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和继

续向外扩张，就把一些贵族和功臣分封到各地，先后共立七十一个封国，称为诸侯。①其中姜尚所封的齐国，就在原来的蒲姑故地，分封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控制莱夷。

早在商朝，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大道，已经明显地发展起来。周初齐国的分封，进一步说明这条东西大道的重要性，正在与日俱增。②齐国正好控制了这条从中原通向半岛的主要交通线，并和莱夷直接处于东西对峙的状态。这一点，在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里是有明白记载的：“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，封师尚父于营邱。东就国，道宿行迟。逆旅之人曰：‘吾闻时难得而易失，客寝甚安，殆非就国者也。’太公闻之，夜衣而行。犁明至国，莱侯来伐，与之争营邱。营邱边莱，莱人夷也，会纣之乱，而周初定，未能集远方，是以与太公争国。”

这段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周人在东方所面临的紧张局势。不过师尚父的分封不是在武王平商的当时，而是在周公旦二次东伐之后。师尚父即姜尚，③又称姜太公，曾有功于周。他被分封到齐国，行动迟缓，受到劝告，引起警惕，这才日夜兼程，赶到受封的营邱。东方的莱夷这时已举兵西向，前来和他争地了。莱夷采取这一紧急行动，说明已经预见到齐国的建立，必将阻绝它西进的道路，从此就没有什么发展的余地了。

营邱在今何处，值得注意。一说就在临淄，但也有不同意见，一时尚难论定。不过这里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，即齐国的建立，一直面临着来自东方的敌对势力的威胁。其后五传到哀公，竟为东邻纪侯所陷害。纪是小国（在今寿光县

境），只因背后有莱夷的挑动和支持，敢与齐国为敌。齐六世胡公为此不得不向后退却，徙居蒲姑旧城（故址在今临淄城西北，博兴县境）。到了七世献公，才又东进，建都临淄，重新恢复了迎着敌对势力前进的势头。这大约是公元前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事，距今已有二千八百多年。此后齐国一直建都临淄，共历六百多年，到公元前221年，为秦所统一。

齐国建都临淄之后，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大道迅速发展起来。④临淄城居中控制着这条东西大动脉，终于成长为海内名都。

2、临淄城址的选择和城市建设

自从齐献公迁都临淄之后，又经过历代的缔造经营，至迟到春秋时期，已经建成为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城。根据残存的部分城墙和地下勘探的结果，考古工作者已经把这座古城的范围和形制初步复原。它包括大小两城，大城南北近九里，东西七里余；小城嵌筑在大城的西南隅，南北四里余，东西近三里。两城总面积六十余平方里。⑤（见图三）

这座大城建立在淄河西岸，正当淄河冲积扇的前缘，地形向北方微微倾斜。大城东墙紧傍河岸，城内东半部恰好位于淄河古自然堤上。大小两城的西郊，地势低洼，地下潜水溢出地表，形成泉群，只是近年来潜水水位下降，有些泉流，已经枯竭。

古城附近，土地肥沃，取水便利，南去牛山以南的丘陵地带不过十余里，北方则是一望无际的原野，既宜农作，又便渔猎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。这一城址的选择，绝非偶然。它建址在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生活的地区，河东相当密集的大

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，便是证明。在这些遗址的上层，有的地方还曾发现有商朝遗存。⑥由此可见，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前期，这里一直都是先民繁衍生息的地方。他们在长期生产斗争的实践中，对周围的自然环境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，从而选择了最适当的地点，作为定居的场所。推想临淄城下，或许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。不过迄今所发现的大城内最早的文化层，属于西周，相当于齐献公迁都临淄的时代，它的分布都在大城内的东北部（河崖头村与阚家寨附近）。至于大城的西半部以及小城城内，尚未发现西周或更早的文化层。

整个大城的轮廓最值得注意的一点，是东面城墙和其他三面截然不同，它不是尽量取直，而是随处凹凸，极不规则。根据当地地形加以考察，可以判断这种不规则的凸出或凹入，并非漫无目的，而是有意设计的。这一设计突出地说明了敌对势力来自东方，整个城市建址在西岸，就是为了要因河设防，这样既利于保卫城市，又便于打击敢于进犯的敌人。在这里，淄河河床成为切入地中的弯曲河，弯曲河向西摆动的部分，近逼城下，形如弓背，激流沿弓背的外侧冲刷，造成了陡峻的峭壁，高可数米，难于攀登。利用这一天然峭壁再加筑城墙，就是在有利的地形上，又加以人为的工事，居高临下，坚不可摧。至于河床向东摆动的部分，情形恰好相反，这里（西岸）淤积成大片弧形河滩地，地势平坦开阔，又多沙碛，既不利于防守，又不可能在这里兴筑工事。如果向西在退出河滩地以外的高处，修筑城墙，遇有敌人来攻，则敌人首先必须堕下河床对岸（东岸）的悬崖，涉

过激流，才能进入河滩地。河滩地平坦开旷，目标显明，从城墙上瞭望，敌人的活动，可以一览无余。这不仅便于监视敌人，而且可以伺机杀伤敌人，或使敌人无法接近城下。细按临淄故城的复原图，对照一下东城墙凸凹的部分和淄河弯曲的关系，这一设计的意图，真是跃然纸上，是再明显不过的了。就连城墙上最细微的凸凹处，也无背于这一设计的原则。在这里，对于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工事上所显示的因地制宜的创造性，能不表示惊讶么？那时，他们不是一般的劳动者，他们是奴隶！他们没有人身自由，更不需要建筑什么防御工事。但是统治阶级的头子把这一任务强加于他们，他们只好执行，从设计到施工，无一不是他们血汗的结晶。如果在临淄古城的修建上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，那就是在个别地段，例如大城的东北隅，城墙沿着河流凸岸而收缩的地方，两者相去太近，对于激流的侵蚀估计不足，因此这里的墙基，已被冲掉，陷入河中。但总的看来，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，淄河的摆动在这里并不很大，因此临淄故城东墙的旧址，还保留得比较完整。今日徘徊在齐故城下的淄河岸边，面临着至今还很陡峭的危崖绝壁，仿佛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奴隶，凭着极其简单粗笨的工具，在那里紧张地劳动着，有的在开挖土地，有的去下河打水，有的从远方运来了石材和木料，更多的人排成整齐的行列在夯土筑墙……，冬日寒风劲吹如剥皮，夏季骄阳暴晒似火烧，经过积年累月的艰苦劳动，他们终于筑起了如此高大而巍峨的城墙。这里凝结着他们的血和汗，浸透了他们的仇和恨，后代的劳动人民怎么能够忘记这一切！一九六一年国务院把这座古城遗址列

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正是对创建这座古城的奴隶们的最好悼念。

大城内主要是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，统治阶级的贵族官吏只占极少数。这里已发现有冶铁、冶铜和制骨等手工业的作坊遗迹；有宽阔径直的道路纵横交错，主要干道分别通往大城的城门；此外还有排水的渠道，穿过城墙下特别设计的石筑涵洞，把城内的积水泄入护城壕。护城壕环绕全城的南北西三面，东面没有护城壕，实际上是以淄河代替了护城壕。这一切都说明城市的建设是有一定规划的。

古代“筑城以为君，造郭以守民。”⑦这大城就是古代的所谓“郭”，嵌筑在大城西南隅的小城，才叫“城”，也就是所谓“王城”，是统治阶级头子居住的地方。现在在这小城内除去宫殿建筑的遗址外，也发现有直接为宫廷服务的冶铁冶铜的作坊遗址。更重要的是还有为统治者所垄断的铸钱作坊的遗址。此外，道路和排水渠道，也都有合理的分布。

小城之所以嵌筑在大城的西南隅，可能是有意避开敌人前来进攻的方向。但更明显的一点是这里紧靠城西的泉群地带，这一地带，林木丛茂，风光优美，因此齐国的统治者在这里开辟了范围辽阔的苑囿，以便随时可以从宫廷中到这里来玩赏或游猎。

齐国临淄故城的考古勘探，说明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，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从城市的选址到布局，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，是充分利用了自然条件的。这一切，归根到底，都应该归功于劳动人民的创造，是值得重视的古代文化

遗产。

3、临淄的兴衰

周初的势力范围向东发展只到淄河流域。⑧齐国分封在这里，为了控制东方的莱夷，必须开发地利，否则就难以立足。临淄（或营邱）作为齐国的都城，既是军事上前进的据点，又是地方上开发的中心。姜尚最初分封到齐，就着手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。司马迁记载说：“太公至国修政，……通工商之业，便鱼盐之利，而人民多归齐。”⑨

但是齐国真正强大起来，还是齐桓公即位以后的事。齐桓公小白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，他当政的时候（公元前685——公元前643），已进入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（公元前770——公元前476）。这时奴隶制开始崩溃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。在不断的奴隶起义的形势下，齐桓公实行变法革新，任命管仲（？——公元前645）为相，以法治国，达四十年之久，打击了奴隶主顽固势力，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，使齐国富强起来，成为春秋时期诸侯联盟的第一个盟主，也就是敢于蔑视大奴隶主周天子的所谓“五霸”之首。临淄城的建设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。

齐国在经济上实行革新，是有一定物质条件的。当时在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过程中，已经发明了冶铁技术，并且制造了铁制农具，这就使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。临淄附近，既有便于开采的铁矿（今金岭镇铁山），又有提供丰富燃料的山林，因此“断山木、鼓山铁”，⑩就成为齐国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。临淄城里设立了铁官和冶铁作坊，铸造农

具和其他生产工具。⑪随着铁制农具的应用，私垦土地日益增加，有力地冲击着作为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井田制。管仲因而制定了“相地而衰征”的新法，也就是实行按土地多少和质量好坏分等收税，这是一项重要的创举，意味着新开垦的“私田”可以合法存在了，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土地私有权，既有利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，也促进了地主阶级的出现，使阶级矛盾日趋复杂，也日益激化。

此外，齐国滨海，海湾一带，滩平水浅，水温较高，原游生物繁殖，富有鱼盐之利。管仲提倡煮盐捕鱼，政府还设立盐官，专事“煮海为盐”。解放以来，在鲁北滨海诸县的很多地方发现盔形陶器，考古工作者推测为古代齐国大规模煮盐的工具。⑫政府还设立了铸钱机构，发展工商业。这一切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，齐国因以富强。

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，齐桓公首先兼并了周围三十多个小国和部落，到公元前567年，又灭掉了山东半岛上的大国莱。这时齐国统治的范围较之初封时期，扩大了好多倍。国都临淄一带农业生产最先进，手工业和商业也最发达，俨然成为齐国经济发展的心脏地区。

尽管如此，奴隶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，并没有根本解决，开始兴起的地主阶级的欲望和要求，也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。管仲的改革是带有很大的调和色彩的。

到了春秋后期，以齐景公（公元前547—公元前490在位）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，在穷途末路上拚命挣扎，驱使奴隶们负担繁重劳役，在临淄城内大兴土木，并进行残酷镇压。有记载说，当时“拘者满圜”，这就是说监狱里关满了